



回族文化论集

附《回回原来》整理本

马旷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98
K281.3
17

回族文化论集

附《回回原来》整理本

马旷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族文化论集/马旷源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附《回回原来》整理本

ISBN 7-5059-2796-5

I . 回… II . 马… III . 回族 - 民族文化 - 研究 - 文集 IV .

K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717 号

书名	回族文化论集 - 附《回回原来》整理本
作者	马旷源
出版者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晖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6 千字
印 张	7.125
插 页	3 页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796-5/I·2084
定 价	14.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像

序

高发元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回族文化渊远流长，它在坚持其固有的伊斯兰文化内核之同时，不断吐故纳新，并随着整个民族对汉语文的普遍接受，汲取了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养份，极大地丰富了自己，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融会着世界两大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精髓的一颗璀璨明珠。

历史上，由于回回民族称谓界定和使用的模糊和不科学，回族文化的研究，曾长期被混同于所谓的“回教文化”研究之中。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首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思想，但由于时代局限，他未能将民族与宗教区分开来。他所指的“回”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回教徒概念，实指中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包括回族在内的各兄弟民族。以至在他之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竟将回族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兄弟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一员的资格褫夺，蔑称为“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受到了回族等兄弟民族

人民的共同谴责。

“回族文化”命题的提出，肇自抗日战争期间的三十年代末。首倡者为著名的回族教育家、文学翻译家和文化活动家马宗融先生。马先生为复旦大学知名教授，时因“八·一三”淞沪失陷而流亡后方成都。在他的大力倡导之下，当时云集成渝两地全国文化界知名的回、汉各族人士茅盾、老舍、顾颉刚、白寿彝、王静斋、赵振武、马以愚等，都曾给予积极响应，对此命题展开过深入研究，发表过许多经典性论述，不仅表述了这批学者专家们关于回族文化的真知灼见，而且从文化的角度，对消弭历代封建王朝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下蓄意制造的回汉民族矛盾，促进回汉民族团结，鼓舞回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民族观指导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确定了各民族族称，并从宪法上保障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权利。回族同各兄弟民族一道，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四十八年来，回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宽松的社会科学研究氛围，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十八年来，以北京、西北、西南各地为中心，在全国社会科学界形成了一支老中青均有的数量可观的回族与伊斯兰文化研究队伍，出版了大批学术品位较高，既有全国性，又有地方区域性的回族与伊斯兰文化专著，召开了全国规模的回族与伊斯兰文化专题学术研讨会十一次，宁夏和云南两省区还成立了省级回族研究会，南京和昆明两

市成立了郑和研究会，在昆明先后成功地举办了“郑和下西洋 587 周年纪念活动”、“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开展了回族史的编辑出版工作和回族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各地还借助现代化影视手段，创作和拍摄了多部反映和歌颂回族重要历史英雄人物和回族穆斯林生活的影视作品，构成了一座学科门类齐全、色彩斑斓的回族文化研究大观园。

随着近年来回族文化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回族研究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出类拔萃、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且著述颇丰的回族文化研究新秀。本书作者马旷源同志，便是其中成就卓著的一位。他于 1956 年出生在滇西边陲重镇腾冲城郊一户回族农家，“文革”中在德宏傣族地区插队当知青，1982 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现为楚雄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学报副主编。他驰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小说史与回族文化诸领域里，笔耕不止，著述渐丰。1992 年 6 月，他的首部文学评论专著《新文学味羹录》出版，收文 38 篇，洋洋 25 万余字，受到文学理论界注目。1993 年 12 月，他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著《西游记考证》出版。与此同时，他还发起并参与编辑了“楚雄师专学术丛书”。现在又出版新作《回族文化论集》。付梓前夕，索序于我。纵观浏览之后，给我留下殊深印象。所收 18 篇专论，上自朱明，下迄当今。所论人物，既有明代回族思想家李贽、回族诗人孙继鲁、回族伊斯兰学者马文炳、清代云南丽江回族布衣诗人马之龙、反清起义领袖杜文秀；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现当代回族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诗人马宗融、金祖同、马瑞麟的生平、活动、著述

等。所涉及的著作与题材，既有大旅行家徐弘祖《游记》、马仲修《清真指南》，又有回族神话故事、民歌和对回族神话学经典《回回原来》的整理考释，以及追忆作者先贤的家传。通过对这些时空跨度上下数百年的人物、专著的评介考释，旷源同志将自己对回族文化某些特点的多年思考，作了集中表述。作为回回民族的一名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崇敬之情，已跃然纸上。

我与旷源同志相识经年，他才思敏捷，志高言壮，学识高瞻，论题广阔。每读赠书，总被他那行文率真、秉笔直书的豪放气魄所打动。世纪将交，举国学界回族文化研究正方兴未艾，我愿借其新著镌刊之机，谨将自己对回族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点滴思考，略作勾描，一并献诸读者。

1997年4月8日于云南大学映秋院

(作者为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云南省民族学会回族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序	(1)
鲁迅先生与回族	(1)
先驱者的足迹	
——马宗融传略	(4)
金祖同文学生涯简述	(20)
《回回原来》	
——最早的回族民间文学成书	(31)
附:《回回原来》(整理本)	(53)
整理说明	(72)
云南回族文化简论	(79)
上篇:	
一、李贽在姚安时的文化思想评说	(79)
二、《徐霞客游记》中的云南回族文化	(84)
三、马注与《清真指南》	(89)
四、布衣诗人马之龙	(96)
五、儒将杜文秀	(101)
下篇:	
一、龙神话比较	(106)
二、机智人物故事比较	(112)
三、《回回原来》在神话学上的价值	(116)
四、民歌及其他	(120)

读回族文化书、人札记

白寿彝:《学步集》、《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128)
张承志:《心灵史》、《热什哈尔》、《黄泥小屋》	(133)
林松、和矣:《回族历史与伊斯兰文化》、《回回民族问题》、《红军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138)
李树江主编:《回族文学论丛》	(147)
马兴荣:《词学综论》、《唐宋爱国词选》	(154)
纳为信:《赛典赤·赡思丁世家》	(158)
其他	(161)
论回族文学的特点	(167)
吴承恩与孙继鲁	(175)
读马瑞麟的诗	(178)
域外文谈	(184)
《天方夜谭》早期译本之一《侠女奴》	(184)
闲话《天方夜谭》	(189)
“柔巴依”	(194)
马公铭泽事略	(199)
祖母的回忆	(204)
后记	(212)

鲁迅先生与回族

1932年11月28日，鲁迅先生由北京探亲返沪时，恰与回民请愿团同车南下。这支声势浩大的回民请愿团，是到南京去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的。所谓“请愿”，其实就是一次反抗国民党政府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大示威。起因是北新书局出版了署名林兰（实即朱扬善）的一本名叫《小猪八戒》的书，在这书中对回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进行了诬蔑和中伤。这次斗争，在全国各地回族人民的声援下，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封闭了北新书局。

鲁迅先生目睹了那慷慨激昂的回民代表，并且跟他们有所接触。他在致老友许寿裳的两封信里都谈到此事，还谈了他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将会产生的结果的看法。他指出：“此次回教徒之大举请愿，有否他故，所不敢知。其实自清朝以来，冲突本不息止，新甘二省，或至流血，汉人又油腔滑调，喜以秽语诬人，及遇寻仇，则延颈受戮，甚可叹也。”^①大规模的请愿斗争并

^① 《鲁迅书信集·364号》。

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有其历史的根源。这根源就是历代统治阶级所竭力推行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政策，《小猪八戒》问题仅仅是导火索而已。

鲁迅先生热烈赞扬了回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团结性和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他写道：“此次南来，适与护教团代表同车，见送者数百人，气势甚盛，然则此事似尚未了。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现今仅其发端，窃疑将来必有更巨于此者也。”^①鲁迅先生之论极是，在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中，回民确实起过不小的作用：元末红巾军起义，在朱元璋的重要将领中有不少是回族，如常遇春、胡大海、沐英等；明末农民起义军中，绰号“老回回”的马守应领导的部队，是“十三家七十二营”的一支劲旅；在清朝，回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西北有联合捻军作战的强大的回民反清军，西南有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山东有宋景诗“黑旗军”属下的“西域回回大队”……鲁迅先生正是基于这一系列历史事实，才得出了上述结论的。他的“将来必有更巨于此者”的预言，也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红军时代，有过“回民师”，而红五军团的战士也多为陕甘回族；抗日战争时期，冀中马本斋同志领导的“回民支队”，打遍冀中平原，曾使敌人闻风丧胆，此外，在山东还有渤海回民支队，在陕甘宁有回民抗日骑兵团等等。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安平镇之战，就是冀东回民大队打响的。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推翻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斗争中，正像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三十年代的回民请愿，鲁迅先生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北新所出小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

① 《鲁迅书信集·375号》。

启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及被回人代表诘责，弟以为惟有直捷爽快，自认失察，焚弃存书，登报道歉耳。”^①这些话，当然不是对国民党反动当局说的，因为跟他们无理可讲。这些话是对北新书局讲的，而且讲的很诚恳。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伟大而赤诚的心。

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看鲁迅先生当年说过的话，并非毫无现实意义。“四害”横行的十年间，党的民族政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族风俗习惯遭到空前的蹂躏。如果鲁迅先生在世，他一定不会沉默的。

今天“四害”已除，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又照在各族人民的头上，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为消灭各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1979年1月，昆明。

^① 《鲁迅书信集·364号》。

先驱者的足迹

——马宗融传略

1892年，马宗融出生于成都市一个回族家庭里。父亲马飞熊是卖牛杂碎的，生了四儿两女；马宗融是长子。马宗融生得高大魁梧，性如烈火，疾恶如仇。成年后喜戴法国贝雷帽，在固有的民族气质中，又添出几分现代色彩。辛亥革命后，他曾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于1913年前后，进了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创办的德文学校学习。1914年，德文学校停办，这个年仅22岁的青年，初次显示了他执着追求光明的倔强个性，他怂恿着小同学罗世安一道，瞒着父母，出三峡，奔黄浦，到了当时的文化中心上海。在上海逗留年余之后，又东渡日本求学。

四年的日本留学生活，马宗融感触最深的是民族的耻辱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跋扈。眼看祖国大好河山一天天沦陷于帝国主义的蚕食之下，他忍无可忍，像一座火山在寻找着自己的喷火口。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中日军事密约”

的消息传来，旅日的中国留学生愤怒了，为抗议这一密约的签订，两三千人在东京街头示威游行。马宗融与罗世安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因而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他俩在上海加入了留日学生救国会，参加《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逐日在街头卖报，以满腔的热忱为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崛起，大声地呐喊，努力地工作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为了更好的充实自己，以便将来为祖国服务，马宗融和罗世安又一次远离祖国，到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发源地——法国，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语。从此，马宗融逗留法国达十三年之久（其间，仅仅因为向罗世弥求婚，返回祖国过两年时间，在上海从事他最早的翻译介绍工作）。这期间，他在里昂大学学过文学，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合办过《工余》杂志，还曾在国际联盟和中法大学担任过秘书等职务。

马宗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在留法期间度过的，马宗融一生最得意的“杰作”也是在留法期间完成的。他获得了他的爱妻罗世弥（即后来以小说《生人妻》闻名文坛的女作家罗淑），他赢得了爱神的青睐。1921年马宗融开始向罗世弥求婚，他的女儿马小弥在回忆中写道：“女孩儿……哪里，这才好呢，宗融心花怒放了。那年他到老马湾的时候，罗淑还只是个扎着小辫子的11岁的毛丫头，想到现在成了一个有才学，有胸怀的新女性了。他借代笔的机会，向姑娘表示了钦慕之情。”^①可是，他遭到了姑娘拒绝，因为哥哥罗世安的被“拐”走，罗家正全家同仇敌忾地仇视着马宗融呢！

马宗融没有气馁，他的热情是炽烈的，他对于爱情的追求

^① 马小弥：《罗淑小记》，《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是不懈的，他决定打一场持久战。1925年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多起来了。1927年马宗融一度归国，再次向罗世弥发起进攻。这时的世弥已进入成都市立第一女子师范高级中学师范科学习，她回答宗融说：要等完成学业之后再考虑。马宗融决心等待。巴金回忆说：“在咖啡店，他吐露了他心里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个就要在师范学校毕业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们，他却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时候没有得到成都的消息，一天前她突然来信托他打听在法国工作的哥哥的近况，而且是一封充满希望的信！他无法掩饰他的兴奋，谈起来没完没了，不给他插嘴的机会。”^①

1929年的夏天，罗世弥终于毕业了。马宗融在上海收到她一封称他为“马哥”的信时，欣喜若狂，径直奔了四川简阳去。这时的宗融，已经是人到中年了。罗老太太见了宗融，泪眼里含着笑，似嗔似喜地拿手指头着他：“拐走了我的儿子，又来拐我的女儿呀！”^②9月下旬，宗融携世弥到了上海，再转道去了法国里昂，不久即结婚。隔年，生下了女儿小弥。

第二次赴法，宗融在中法大学任学监，世弥在该校补习法语，不久转入里昂大学学习教育。1933年，世弥结束学业，不愿在海外久留，诀别了在法国任外交官的哥嫂，和宗融一起，带着只会说法语的女儿小弥回到上海。

二

马宗融的文学翻译活动开始于从法国第一次归国，更早则可

^①巴金：《怀念马大哥》，《心里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②马小弥：《罗淑小记》。

以追溯到 1923 年间，当时他用文言编写的小册子《法国革命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新时代史地丛书”之一出版。这一时期，他以《小说月报》作为主要阵地，翻译介绍着法国文学的精品，先后计有长篇小说节译《红与黑》（司汤达）、《巴黎圣母院》（雨果）和短篇小说《婴孩》、《一条狗的死》（以上米尔博著）、《布雨多阿》（法朗士）。并在 1926 年 6 月出版的“罗曼·罗兰专号”上发表了他撰写的《罗曼·罗兰传略》。其中，《红与黑》和《巴黎圣母院》两种同属于“近代名著百种述略”专栏，是这两部世界名著在中国的第一种认真的译介本。《巴黎圣母院》前面附有译者撰写的小序，说明：“雨果已为中国读者所习知的一个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大小说家、大诗人。他的著作甚富，且一脱旧习，另创新格。其小说部分尤以《巴黎圣母院》、《哀史》（今译《悲惨世界》——笔者）、《海上工人》三种最为脍炙人口，并有一贯的思想。……观此，我们知道这三种书有一并介绍的必要，故特依次将每书的内容举其概要而译述之。兹先述《巴黎圣母院》。”那么，在译者的计划中，《悲惨世界》与《海上工人》是同属于近期译介计划内的，可是这计划竟没有完成，在《小说月报》上，找不到这两部名作的马译介绍。这原因大约是因为罗淑的突然允婚所致——孤寂落寞的单身汉生活一旦结束，笔耕生涯也告了一个段落，而代之以炽烈而又迷人的爱情生活了。这几乎也是马宗融从事文学翻译创作活动第一期的结束，因为在其后的 1928 年至 1929 年间的《小说月报》上，我们已经很少再见到他的译文和评介了。

巴金和马宗融的友谊，也始于这一时期。巴金回忆说：“我第一次看见马大哥，是在 1929 年春夏之际的一个晚上，当时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杂志上读过他翻译的法国短篇小说，也听见几个朋友谈到他的为人：他大方好客，爱书如命，脾气大，爱打